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五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尋人

傅成（原名傅克文）馮毅（原名馮瑞亭）山西孝義人，四四年三月於興縣別後未再通信，不知現在何處。見報請速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信寄右玉縣政府傅克讓。

王岫文（寶珏、女）我係玲三姑找你，望速來信告知一切，由我轉告。晉冀一分區十三團王競生（晉宜）

李鐸 河北饒陽五公村人，三九年參加一二〇師司令部工作。見報後請給家中去信，並將近況寫信告我，信寄呂梁軍區十六團。趙海峯

賈秀誼（乳名二兒）興縣五區白家溝人，四零年參加決死四縱隊十九團，四一年三月在衛生部工作，以後無消息，見報後望速來信，如知其下落者亦請函告，信寄興縣三區區公所轉賈厚館。

羣衆運動開展中 龍勝破獲特務巨案

主犯王金科秘藏僞軍槍支，並盜竊聯總救濟物資。

（新華社集寧十五日電）我龍勝區境內最近破獲國民黨特務巨案。該案主犯爲王金科，龍勝一區南窯子村人，四十多歲，地主。在淪陷期間，他的女兒嫁給了僞警長高占山，老婆呂氏則與僞防共第一師門逆樹槐部一大隊三中隊中隊長郭自吾通姦，王與敵僞從此過從甚密。去年十月我軍解放綏東，敵僞即將武器一部寄存王家，後門逆僞軍經傅作義收編，王曾藉故去傅軍地區溝通關係，回來後即散佈謠言：「西軍（即傅軍）不幾天就來，你們等着吧！」並對他家裏的人說：「西軍來了，我們就用這些槍報仇！」我政府於得悉其家窩藏槍支後，曾往詢問，王竟絕口否認。今年一月，我軍在自衛戰中俘獲原僞三中隊僞軍一名，經我教育改悔後，曾引導我軍前往藏槍地點搜查，距王已將槍另遷地點，未能查獲。該王某每次藏槍，都由他家的長工孫套小子經手，孫因受王恐嚇，不敢告發。後因各地羣運開展，窮人翻身，我軍力量不斷壯大，孫某乃挺身而出，向我政府舉發。七月八日，我當在王家後院地窖內查獲步槍二十三枝、衝鋒槍一枝、小擲彈筒一個、手榴彈一個，此外，並查獲失竊之聯總救濟物資一部。主犯王金科亦於同時捕獲，現正審訊中。

我綏蒙救濟委員會負責人 揭露國方盜竊救濟物資

（新華社集寧十五日電）由於我破獲龍勝境內國特王金科案，查獲失竊之救濟物資一部，國民黨宣傳機門所揑造之「共軍竊去救濟物資」（中央社歸綏五月二十五日電）謊言，眞相業已大白。我綏蒙救濟委員會負責人特就此發表談話，指出綏遠國民黨當局一面唆使特務暗中盜竊物資，一面即通過其宣傳機關公開誣我，實行栽贓，乃係其有計劃的毒陰謀，其目的在藉此破壞我解放區之信譽，使救濟物資全部落入其手，供其貪汚盜賣，並剝奪解放區在抗戰中歷受艱辛人民應得的權利。王金科於竊得物資後，即會對其家中說：「八路軍丟了外國人的東西，我看人家問到，怎個回答了？這一回我做了一件痛快事！」負責人稱：國民黨報紙所謂他們不僅收到一百五十噸救濟物資，也是完全不確實的。聯總暨察綏分署分配專員瓦路特氏曾親口講過，此次運綏物資係二百五十噸。當時我方以綏蒙解放區人口佔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強（八十萬），且受敵僞掠奪最重，理應比例分配，當時瓦氏僅允留五十噸，此種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但我爲照顧綏西災民，終接受瓦氏意見，僅留五十噸，並盡力藉助下餘二百噸物資迅速趕運歸綏。誰想二百噸物資到了歸綏竟變成一百五十噸了，其餘五十噸究竟那裏去了？我們要求聯總派員澈查此事。

我軍進駐奇村

（本報訊）（遲到）忻口西南四十里之奇村鎮僞軍，畏懼人民聲討，於九日狼狽逃竄，我軍進駐該鎮，刻正進行恢復工作。

唐家灣民兵自衛隊 勞武結合保衛夏收

（河曲訊）一區唐家灣民兵、自衛隊，組織勞武結合，防止河西頑軍、土匪的騷擾和搶掠，保衛夏收。經變工組討論，採用集中防衛大場面的辦法，全村組織六個大場面，周圍分設綴十小場面，以場面爲中心，成立六個看場小組，吸收民兵、自衛隊參加。其次，加強河防哨位，黑夜流動巡邏，白天村口哨位由少先隊負責，看場小組也頂固定哨，目前民兵都整理好武器，晒乾了炸藥，並提出了「不讓特務、土匪搶去一顆麥子」的口號。（燕樹誠）

（五寨訊）三區李家莊行政村，羣衆加強防奸練兵。養馬坪羣衆晚上漫談時事，人們談論着抓住黑豆、蔣來小三個特務的事實，這幾個特務，經常趕毛驢跑寧武、河曲，以賣貨爲名，給敵人送情報，後來被發覺扣住了：「這些人誰想都是特務哩！咱們可要好好操心，放哨時候，有路條的人也要嚴格注意！」除了嚴密崗哨，並加強演習埋雷，民兵、婦女、兒童還舉行過一次埋雷檢閱。大家討論好要練習埋雷和投彈，凝咀頭村還製造石雷。（馬騏、侯建成、張榮、占元、文高）

八分區民生鐵廠 趕造武器充實自衛力量

（八分區訊）爲加強自衛力量，分區民生鐵廠，積極趕造地雷、手榴彈。原先三天出一爐貨，現在縮短爲兩天一爐，一星期內即趕出地雷二百顆，手榴彈二千五百顆，質量由過去每爐百分之八十的成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該廠廠長韓鳳珠同志和工人一道生產，鐵水滴到手上燒破銅錢大的兩塊傷，仍不休息。（靖華）

臨縣後莊村長帶頭製造武器

（臨縣訊）各地羣衆積極支援前綫。車趕村組織了担架隊，準備隨時幫助抬運傷員，農會會員提議各人拿出五升麥子慰勞軍隊，在他們影響下全村羣衆共慰勞麥子二石五斗，一半優待了本村抗屬，其餘一半買下一口豬，還磨了一些白麵，組織了一個勞軍優抗小組，計劃日內出發前方勞軍。後莊民兵聽到閻軍進攻解放區的消息，馬上組織了參戰隊，村長高富亮帶頭製造武器，十天內造地雷手榴彈共七十餘顆。（王克堅、高福昌）

蔣記特務又一血腥罪案 聞一多氏被刺遇難

聞氏之子亦身中五彈性命難保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渝訊：全國著名文學家、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氏前日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亂槍擊死，此事與李公樸氏遇害相隔只三天。聞氏生平盡瘁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致爲國民黨法西斯派嫉忌，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聞氏偕其公子聞立和由昆市府甬道十四號民主週刊社外出北向行進之際，突被預伏該處之蔣記特務數人包圍以槍阻擊，彈如聯珠，聞氏父子二人受傷之後，血如泉湧，不省人事，行兇特務悠然逸去。聞氏父子經人送往雲南大學醫院救治，聞氏因腹部中彈多發，於送醫院途中即氣絕身死，其子聞立和也身中五彈，計胸部左右各一，兩腿中彈三發，一腳已斷，性命垂危。據悉：聞一多父子與李公樸之相繼被刺，係法西斯匪徒大規模恐怖行動的開端，蔣介石特務機關頃已擬定一廣泛「黑名單」，包括全國著名進步文化人士，以鎮壓瀰漫全國的和平民主運動。渝昆民主人士對此類法西斯恐怖罪行，均不勝憤慨。

警惕中離閻特陰謀瓦解我民兵

（三分區訊）最近爲我破獲之閻特某供稱：閻錫山特務機關欺騙引誘下，他於四月間逃往中陽秘密接受了「中離解救團」的特務任務，帶着一「民兵歸順優待證」數十張到我解放區進行瓦解工作。其活動對象爲地主老財、隱藏之僞人員和閻軍俘虜逃兵，以「歸順優待」之名拉攏勾引落後親朋，瓦解我民兵，此類事情在離石已發現不少，閻特之陰謀活動，望各地深加警惕！（三公安分局通訊小組）

殺人犯的統治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另一個和平民主戰士——青年運動的導師和第一流詩人名教授聞一多先生又慘遭蔣記特務的亂槍射擊，犧牲在昆明的街頭。

聞先生的被害，是極端嚴重的罪惡行爲，這一點連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和宣傳部都無法加以否認。國民黨當局深怕這一罪案必然更加激起全國正義人士的憤怒，因而不得不假惺惺地發出「嚴緝兇手」，企圖掩蓋主兇，推卸責任。但是誰不知道在軍警林立的通衢大道肆無忌憚的行兇，除了以蔣介石爲首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以外，還有什麼人呢？不管國民黨當局怎樣狡猾抵賴，決然掩蓋不了這一個人人皆知的眞理，這個眞理就是：謀害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殺人犯，正是蔣記法西斯統治集團，這個集團曾經謀害了廖仲愷、鄧演達、楊杏佛、史量才、李兆麟、王任、孫平等成千成萬的民主志士。十九年來的歷史，日益證明蔣介石的統治是法西斯殺人犯的統治，蔣介石的所謂「軍令政令統一」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軍令政令，蔣介石的所謂國家統一，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國家統一。正因爲如此，蔣介石堅決反對人民的統治，堅決反對人民的軍令政令——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堅決反對人民的民主統一。試問：今天如果沒有解放區爲中國留下一片光明淨土，如果讓蔣介石用武力統一中國（李、聞兩先生被害的地方——雲南，就是不久以前被蔣介石「統一」去的），那末全中國將成爲殺人犯的世界，各界人民及一切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士還能有安全生存的地方嗎？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被害相隔不過三天，這表示蔣介石統治集團的恐怖行動的步驟是如何迫促，蔣介石的一支血手對其統治區內的和平民主人士肆行殘酷的屠殺，另一支血手則又向解放區進行瘋狂的內戰。全國人民應當清楚認識李、聞兩先生的被害是蔣介石全國規模的屠殺計劃的信號，應當以千百倍的加強全國愛國主義的大團結來粉碎這個計劃，正如中共七七宣言所說：「解放區人民的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的鬥爭，正在聯爲一片燎原的怒火」，一小撮法西斯份子在這燎原的怒火前，是極其渺小的。他們不自量力想以血腥恐怖來鎭壓全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適足表現他們日暮途窮的窘態，不管他們怎樣掙扎，中國的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是註定了要被人民的燎原怒火所焚燒乾淨，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必然勝利。

最後，我們還想對美國友人說幾句話：聞一多先生是在美國受教育的著名的自由主義教授，他對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輝的貢獻，蔣介石統治集團殺害聞先生，不僅是少數獨裁者對中美人民的挑戰，而且也是德意志的野蠻法西斯主義對中美人民的民主主義和中國人民友誼的挑戰，對於這一挑戰，美國友人亦要一致起來予以堅決的回答，那就是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蔣介石殺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軍事援蔣法案，撤回駐華美海陸空軍。（解放日報社論）

軍區後勤部家屬隊
組織起來紡織生產
正逐漸向脫離公家供給發展

（本報訊）爲建立革命家務，減輕人民負担，軍區後勤部家屬隊，經過醞釀動員，克服依賴思想後，開始自紡自織的紡織生產。機關供給了她們的棉花、織機等作爲生產基金，並從紡一廠請去三個工人指導技術。她們民主選出會計一人，並兼管物品收發。因工具限制，採取輪流學習辦法，三人一架機子，每人織兩天，其他人紡綫。規定前三個月爲學徒期間，每月一架機子出三個布，根據生產成績大小實行分紅（不領工資）。紡紗分爲四等，特等工資十二兩花，一等十兩，二等七兩，三等五兩（原則上不收三等紗）。學生出身的蘇東同志，帶兩個孩子，學習一星期後，每天已能織五、六尺布。爲了堅持長期生產，每天的生活制度規定爲：早晨自修，飯後上課，課後生產，星期天休息。每週開會檢討，克服了過去不願帶孩子、臨時住幾天、生產沒信心等依靠公家的思想。現在全隊家屬生產情緒都很高，織布組每天上工七、八小時。她們正向着脫離公家供給，完全自力更生，逐漸走上家屬工廠的道路前進。（敏忠、毅田）

方山縣區幹部家屬
受了五個月紡織訓練
已回家從事紡織生產

（方山訊）爲幫助縣區幹部建立革命家務而成立的幹屬紡織合作社，有幹屬二十二人受紡織訓練，五個月來大家都已學會紡花和快機織布，共紡了棉花六十幾斤，織布一百六十七丈。她們不但學會了技術；在勞動中還克服了依靠男人的思想，訓練結束時，選出了紡織模範劉玉英、鄧愛民等，她們都訂出今後的生產計劃。同時每部份幹屬，政府還發了生產補助糧，並每人貸給兩斤棉花，紡車亦按具體情形貸給她們。現在她們已愉快的回家，去從事於紡織生產。（永勝、王伶）

寧武城死市復活
商號紛紛開張，物價迅速跌落。

（本報訊）寧武城商業迅速恢復，五十餘家商舖已開市營業。該城在閻僞軍佔領期間，由於「經濟統制」「商業管理」與苛捐雜稅，全城二百家商店攤販只剩下二十餘家，六月以後，由於閻僞軍加緊內製差役繁重，城內商店全部關門歇業。該城解放之第二日，政府貿易局即運到大批糧食、油鹽、布匹，低價出售，貨幣兌換所很快使金融穩定，物價低落，六月三十日銀洋一元買四斤麥麪，至七月七日已可買十斤，「源遠長」雜貨莊過去每星期最多營業三萬元，解放後，三號一日營業便達農幣十一萬元（合法幣廿二萬元），較之過去增加四倍，「駱義恒」麪舖，開市頭天即營業四萬元。寧武商會負責人稱：城內市面所以能夠迅速恢復，一是由於各地商路暢通，貨源旺盛（閻僞盤據時，寧武是個死城，交通斷絕）。二是民主政府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過去一般舖號營利不夠應付捐款、營業捐、房捐、地方補助款、縣府借墊款、商會款、出入貨稅……名目繁多）。三是允許買賣自由，營業範圍擴大（過去限購禁購，買麪一次只准買一斤）。民主政府的自由貿易政策已粉碎了閻僞加予商業的桎梏，許多商號紛紛刷新門面，準備開張。（希晨）

由「待候公家」到自紡自織
杜家村紡織走上正路
紡織變工小組
舉行展覽，參觀者兩千多人

（寧樂訊）三區杜家村的紡織，是前年開始的，到去年八月就垮台了。主要原因是沒有貫徹自紡自織、民辦公助的方針；領導上對發展紡織的認識不明確，不是爲解決群衆穿衣問題，而是爲完成任務。組織時只召開個婦女會議，編成小組，不管願意不願意，每家發給一架紡車，就算完了。領導紡織的婦女，五個組長就有四個是「二流子」，主要婦女想鬧離婚。同時紡婦認爲紡織是「侍候公家」，她們穿衣問題並不困難，依靠公家，參加紡織，自己買起花的也不買，怕學不會損失自己的花。還有偷花不愛護工具，合作社借出的五十五架紡車，有的被燒了火，只收回十架紡車，其餘找不見了。今春，重新整理，動員了兩個正派婦女到分區婦紡班學習，回來後找自己買棉花，不到十五天，每人分了一丈布，五塊手巾，三條帶子。領導上發動她們拿自己得利益的事實，去宣傳動員，推動紡織，七十天內，有八個婦女願意參加，自己拿出木料工錢，給合作社說，一劃車子，自棉花紡車解決了，技術不好的怕紡不成綫，織不成布，不會紡的，怕糟蹋自己的棉花，大家要求集體在一塊訓練十天，學會紡織，各自回去。當時組成兩個小組，民主選出組長，負責技術指導，六天後，都學會紡綫。紡綫的技術提高了，馬上以兩個機子和兩個技術好的紡婦爲中心，按照有基礎轉爲變工，以綫子好壞爲標準，三人合捻一機子，那三人紡得快先給誰織，還三個人快技術爲標準，那三個人就聚紗輪經，經四兩綫一機一丈，採取還工頂工辦法輪經，以多數不頂工，組長指導幫助，自己親自動手。這種辦法的好處，在捻布中間，紗不頂工，就把工算得一清二楚，自己槳紗，打絡絡，可以避免損失錢子。第一機捻了十丈，織了六天，除本三丈外每人分到二丈二尺，家裏的人很歡喜。又有些婦女願意參加，六月份第一組由五人擴大到十二人，第二組由三人擴大到七人。六月間她們計劃在夏季四十天中織布一百六十丈，並利用該村廟會，舉行紡織展覽會，展覽着斜紋、手巾、綫巾、彩布等。那天，紡婦們都換上自己織下的柳條衫子、柳條布等。並下掛着紡織好的蛇皮小帶上花斜紋布、柳條布，三個小組，以實際動作，讓觀衆參觀，三天中，參觀者達兩千多人，婦女們很羨慕，會後很多人要求參加學習紡綫。（周眞、孫征織、新垣）

人民慶祝解放，
建立民主市府，
要求沒收南逆桂馨等財產

（本報訊）（遲到）解放後之第七日，寧武人民歡欣若狂，舉行盛大的「七七」紀念大會，農民、工人、商人，扶老攜幼，蜂湧而來，民兵荷着繳獲的機槍、步槍、擲彈筒等，踏着驕傲的步伐整隊入場。隆隆的禮砲聲震盪山城，勝利的人民慶祝自己的解放。開會後，王子仁縣長致詞，號召寧武人民徹底粉碎閻錫山「兵農合一」的農奴制度，建設民主繁榮的新寧武而努力奮鬥。黨楊瑾政委宣佈晉北我軍半月內連續解放山陰、朔縣、代縣、繁峙等五個縣城之時，全場掌聲雷動。寧武縣參議會副議長畢漢臣老先生演說，他根據九年以來與中共相處合作的切身經驗，認爲「只有跟着共產黨走，老百姓才有活路」。他說：「老百姓當了主人，誰也推不翻，寧武永遠是咱們老百姓的」他號召人民緊急動員起來，支援前綫，擊退反動派的進攻。接着工人代表、商會代表、雁門慰問團、專署代表相繼演說。在鼓樂聲中，大會向英勇的人民的軍隊——八路軍獻旗，掌聲經久不息。

大會中，並推選出王栄臣（前寧武中學校長）等九人組織寧武市政府，並由各階層推選出廿八個代表，進行全市救濟工作。石級村曹尹茂老漢痛述閻僞「奮鬥團」殺死他兩個兒子的暴行，到會群衆紛起控訴漢奸戰犯的罪惡，一致提出要求沒收大漢奸南桂馨（日閻間之經紀人）、楊道一（前僞寧武縣長）、趙廷英（前僞山西警察廳長）三人財產，賠償群衆損失。政府當即接受群衆要求，一一答應辦理。大會遂於熱烈的口號聲中結束。群衆對民主政府嚴懲漢奸國賊的賢明措施，咸表擁護。（希晨）

復員軍人夏樹生
男耕女織勤儉建家

（寧樂訊）復員軍人夏樹生，今年三月間，和他婆姨到二區三元村安家，群衆借鍋送碗，予以熱烈幫助。民兵李平虎還借出一把鐝頭，中隊長李海林自願幫一畝平地，農會並將集體開下的四畝平地，半荒地和一畝調劑的平地，讓他耕種，因他勞動力不夠，村裏由義倉解決，給他代耕五垧，他自己還開下二畝半荒地。他婆姨會紡織，但沒錢買棉花，後來經村幹部研究，借她四斗義倉穀，買回棉花，不到二十天，織下一匹小布，十幾塊手巾，把布賣了，還割下一架棗。她不但自己紡織，並教會五個婦女學紡織。目前，他兩夫妻，男耕女織，越鬧越起勁，生活在逐步改善，群衆對他倆節儉勤勞都很稱讚。（蘇軍、邢林茂、王聚清）

寨上村發展婦紡經驗
搞好一點就宣傳推廣

（本報訊）興縣寨上村過去沒有紡織基礎，經過一年來的努力，現在全村已發展到十架快機、五架土機，每架機子平均有三個婦女織布。獲得這些成績的原因是這樣的：首先用幹部帶頭示範的辦法，於去年三月組織了十二個幹屬與婦女中的積極份子開辦紡婦訓練班，學會技術。七月間婦救秘書張改香等五個人就捐鬟買下兩架快機，組織了兩個自紡自織小組，並帶三個學徒教織布，到今年二月織出二百多丈，三個學徒全學會了織布。這時村幹部就用這兩個紡織小組得到實際利益的事實，挨門逐戶的對群衆宣傳教育，該村群衆劇團又編了一幕張改香紡織組的活報，演出，這樣一來群衆的認識提高了，紡織逐漸發展起來。白海元的老婆不願參加，白海元就用今春用五斗米買了三丈布和自己織的布對比，穿自己織的布比穿買的少費，事實向她進行算賬教育，啓發她也參加了紡綫。（張振業）

郭家塲幹部領導深入
紡織變工鞏固發展
地少人多的村子生活得改善

（臨縣訊）十區郭家塲是靠黃河畔的一個村子，地少人多，群衆生活很困難。去年防旱備荒中，村幹部根據該村具體情況發動組織婦女開展大織布，首先動員好自己老婆，再通過她們去團結教育其他婦女，村幹部郭承他拿出自己的一部份錢子，和九個婦女組織紡織變工，參加兩個紡織小組，集了二十多斤錢子，開架大機，便開始紡織。爲了照顧家裏的事情，各人在家裏輪流紡織，按時合紅，今年正月第一次分紅，得到一萬五千元，參加的婦女成了功臣，群衆見到大機子又快，三個婦女都願意參加變工，看到女人勞動，男人們也說快，有的女人上花自己紡綫，員仁女人也學會了紡綫，她們抽空在下學會了紡綫，現在每天能紡四兩綫，幹部抓住這個事實向群衆宣傳，全村有十四個男人學會了紡綫。最近分了第二次紅，共得到小米四石二斗，各家生活都得了改善。現在參加紡織變工的婦女增加到二十五人，成立了五個變工組、導委員會，現正計劃兩架快機，一架輪織。郭家塲紡織變工所以能開展起來，有幾個原因：一、村幹部大公無私，不但起了帶頭作用，還經常檢查紡織工作。二、工作領導上走了群衆路綫，不如開始變工時，群衆願意計工，後來幹部發現不強迫，組內便發生折工現象，接受了幹部提出不計工的意見，才組織起變工三大組。三、村子靠黃河畔，地少人多，生產的不足，可以補助農業，紡織變工，是群衆迫切的需要。（韓子英）

豐鎮各文教團體
加強街頭文娛活動
以滿足群衆文化娛樂要求

（本報訊）解放後的豐鎮人民，在民主自由的生活中，對於文化娛樂有了更強烈的要求，新中國劇場和群衆劇院兩個經常演出的場所，已不能滿足當地群衆需要。針對這種情況，各學校教員、學生、工友、市民與戰鬥劇社等，於六月份內，組織了三十次以上的街頭文娛活動，採取秧歌隊、或分散的小組活動，也有一兩人拿樂器到街頭上去的。其中「七一」「一枝花」，一面拉一面講，「完小」的「一殺要獨」「勞動英雄」等劇，都得到群衆大大的歡迎，群衆通過這些活動，都提高了認識。戰鬥劇社還到處流行着一些英雄們的故事。並在街頭進行宣傳，參加了外地的反奸、擁軍等運動，積極改變了群衆的舊習，群衆學會了新的方法，今後該地群衆幾千多來的舊的對群衆的文化生活，也走出了傳統的認識，更加發動群衆的活動，將更多人才參加街頭文娛工作。（伍）

讀者來信
要教會紡婦修紡車

編輯同志：

有些地區紡婦不會修紡車，前後錠鼻不穩定，她們不注意往緊紮，跳弦、針不轉等現象發生，亦想不出妥善的辦法修理，有時弦上結好幾個疙瘩，還捨不得重換一條新的，有時車子不好用，捆上好幾圈繩子，既不頂事反很費，因此諸如此類的現象，都妨礙着紡綫的速度和質量。我建議：

（一）紡織訓練班，定要教會織婦修紡車辦法，以便她們出去後，幫助村裏紡婦修好工具，提高技術，克服重織不教紡，只向紡婦要綫不注意幫助提高技術的偏向，並利用時間（不妨礙訓練班的學習下）訓練駐地紡婦修理紡車辦法。

（二）經常下鄉工作的同志（無論男女），自己應該學會修紡車辦法，隨時隨地遇到不得手的紡車，就指導修理，如時間較長，還可幫助紡婦組織技術研究組，或在一地重點培養她們中的積極份子學會修紡車道理，儘可能作到離開後，她們自己也能修理。

（三）紡婦中還有一個問題是紡綫手法不太正確，有些婦女搖車把慢，抽綫快，末了才加勁，容易放下，紡出的綫子背斷斷續續，外緊內鬆，需要較長的時間稍加糾正。只有大家這樣共同努力，精紡精織才能開展。

讀者元乙

解放區救委會發言人要求
公平分配救濟物資
反對將救濟物資充作政治工具 及利用救濟物資裝腰包打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中國解放區救濟委員會發言人頃對工作發表談話稱：本月九日，聯合救濟總署署長拉加第亞宣佈自該日起聯總一切工業與農業設備停止運華，並對聯總物資在中國內地分配情形表示不滿，實就是正式揭開了蔣介石獨裁政府單方面壟斷救濟物資營私舞弊的黑幕，而本月十二日行總署長蔣廷黻歪曲事實的長篇解釋，其目的在於繼續騙取救濟物資，變爲蔣政府高級官僚的私人財富與充作擴大與延長內戰的資本。全國人民特別是四千多萬急待救濟的饑餓同胞，對於蔣氏的謊言當更爲不滿。

發言人列舉事實，證明蔣廷黻氏關於救濟解放區的解釋是極不公正而帶有欺騙性的，發言人說：在過去八年抗日戰爭中，解放區人民遭受敵人無數次的「掃蕩」與「清剿」，自一九四一年以後，更施行所謂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製造很多赤地數百里片瓦不存的「無人區」，使解放區人民遭致慘重的災難與損失，其中包括許多新解放區（即過去的淪陷區或接敵區），損失尤爲慘重。根據晉冀察、冀熱遼、晉綏、晉冀魯豫、山東、蘇皖、中原等七個解放區的不完全統計：抗戰八年中，被敵僞殺死或被虐待傷病致死者三百卅萬人，被敵俘捕者二百七十六萬人，現有鰥寡孤獨殘廢二百九十六萬人，被敵僞搶走或屠殺的牛驢騾馬六百三十萬頭，損失猪羊四千八百萬隻，被燬房屋一千九百五十萬間，損失糧食一萬萬五千萬石，損失被服二萬萬二千九百萬件，損失農具家具二萬萬二千二百萬件。……由於這些滔大損失，遂使解放區現有二千六百萬人口需要救濟。其他如農工商礦交通水利醫藥衛生等事業，在遭受嚴重破壞，亦需要恢復與重建，各解放區地方政府雖曾以最大努力進行緊急救濟，並組織生產復業，著有成效，但終因戰爭創傷深重，似需外力援助。

發言人指出，根據「善後救濟區域及其人口表」所列之淪陷部份，人口共二萬萬六千六百萬人，其中如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全部屬解放區者有察哈爾省，差不多全部屬解放區者有山東、河北、熱河等省，大部屬於解放區者有山西，一部屬解放區者有江蘇、安徽、綏遠、河南、湖北等省，而東北九省人口亦大部屬解放區，上述解放區人口共爲一萬萬四千萬。另根據「一九四六年七大工作計劃」所載，全國難民約有四千二百萬人，而解放區急待救濟的難民則估二千六百萬人，佔難民全數五分之三，若按難民人口比例公平分配救濟物資，則解放區應獲得全數的五分之三，但是實際情形恰恰完全相反，聯總運華物資總數，迄今估計當已到達六十六萬噸以上，而各解放區收至六月十日，僅獲得三千餘噸，僅佔抵華物資百分之〇・五九，蔣廷黻氏所謂「本署曾以不斷努力以合理數量之物資設法運入中共控制區」，是極不誠實的。

該發言人繼即鄭重表示：我方一貫反對行總機構之不民主與一黨包辦，曾屢次要求改組行總及其在各地之分署，吸收解放區代表參加，或承認各解放區救濟分會爲分署，或合組辦事處，均無結果，蔣介石政府仍堅持包辦方針。關於分配救濟物資之不公平事實，我方曾於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九日兩次向聯總、行總提出意見，蔣氏說「共方從未表示不滿」，亦屬不合事實。至於說到運送此極少量物資到解放區，情形絕不是如蔣氏所言「在共軍區域辦理救濟極爲不易」，而是國民黨當局的多方留難，甚至扣留，如運往承德之救濟物資，在平古一綫曾遭兩次扣留，如中國紅十字會扶助蘇皖和平醫院的醫藥器材，被扣於鎮江，如運往太行之救濟物資被扣於沁縣，如濟南當局海收我黃河復堤人員器材等，再如閻錫山實際只統治山西極少縣份，但竟以全省一零五縣名義領取物資。由於以上種種事實，乃造成運至解放區物資人爲的政治的困難。

發言人駁斥蔣氏所謂「機車、鐵路器材、輪船器材、河防器材，本署向不配予人民，即卡車本署亦從不配予」的荒唐措施：所有聯總運華之工業、農業設備及各種器材，均爲解放區所急需，因爲這些地區遭受戰爭之破壞最大，人民完全有權享受此等救濟物資。今日廣大解放區人民與政府正積極從事重建與恢復工作，需要改良農業與開辦工業，實有鐵路、公路、河道與海岸，故該項物資決不允許國民黨大官僚吞入私囊及作內戰工具。蔣氏又說：「共軍控制區域爲產糧之地，收成尚佳」，似乎這又是不予分配救濟物資的藉口，我們認爲解放區所以救濟物資的需要不像國民黨統治區赤地千里餓莩載道，是由於優良的政治制度與高度的工作效率，所以還是人事努力的成就，但並不等於解放區沒有災荒的困難，或不需要救濟，聯總救濟物資如果要能獲得實效，正應該分配給這些需要救濟並真正努力救濟的區域。

發言人最後表示我們堅持改組行總機構，吸收解放區代表參加，杜絕貪污，並不容許以救濟物資充作內戰資本的私的分配。應按受災地區與人民比例實行公平無私的分配。利用救濟物資作自私自利的政治工具，使救濟物資延長和擴大內戰，使戰後亟待重建的中國災上加災，使數千萬饑餓綫上的難胞不但未蒙「救濟」之福，反遭「救濟」之禍，是極端可恥和不人道的事。我們鄭重聲明，對於蔣政府救濟機構「行總」的工作是極端不滿和難能容忍的，我們希望由於聯總在華人員正直的呼籲和努力，能引起救署當局和國際輿論的注意，迅速糾正國民黨政府對救濟物資的貪污中飽和不公平分配的惡劣現象。

董老在京談話揭露
蔣政府對救濟工作有歧視
解放區災民佔全國災民五分之三，迄今所得救濟物資僅約千分之五。

（本報特訊）南京消息：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中共駐京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由董必武同志就各解放區所得救濟物資事發表談話。董老略稱：中國受災待救區域，根據行總計劃其中熱、察等十省，有的全部是解放區，有的大部份屬解放區，有的一部份屬解放區，受災人民達二千六百萬，約佔聯總調查之全國災民總數四千二百萬人之五分之三。但截至六月半爲止，聯總運送中國救濟物資六十六萬噸之中，解放區所實際收得者，據此間所得報告材料，僅有三千五百噸，約佔總數千分之五，且於運輸途中，時常受國民黨軍隊之阻撓。董老繼稱：無論全世界、遠東或中國之救濟會議，均無解放區代表參加，一切聯總行總分支機關，亦無解放區方面代表充任職員，至今，僅允解放區救委會派代表伍雲甫一人與行總保持聯系而已。可見政府對救濟工作顯有歧視，有背聯總「不分政治信仰」之救濟原則，這是必須加以改變的。董老詞畢，由冀魯豫邊府代表王笑一氏報告黃河復堤情形，並對國民黨政府背棄南京治黃協議，予以揭露。

周恩來同志赴滬
與聯總行總討論解放區救濟工作問題

（新華社南京十五日電）周恩來將軍於十四日下午二時半飛滬，此行任務爲與聯總與行總負責人討論黃河歸故與解放區之救濟工作問題，同行者有聯總黃河工程顧問陶安德及冀魯豫解放區政府代表成潤，在滬作一二天逗留後即將返寧。

聯總中國分署職員
斥責蔣政府歧視解放區
違反救濟物資分配條例

據七月九日上海大美晚報載合衆社記者郎德爾的通訊稱：中國政府已向美國國務院提議要求立即撤換聯總中國分署署長雷氏，理由是認爲他不應該批評中國政府處理聯總救濟物資失當。在中國政府提議後，聯總中國分署三百個職員即聯名致電聯總署長拉加第亞，責斥中國政府利用救濟物資聯總工作作爲政治武器，結果貴重的別國難於得到的物資堆積浪費腐爛與被竊，使餓者仍飢，需要者無着。聯總人員又稱：運來中國的救濟物資，其中允許運到中共地區者不及百分之二（其實只有百分之〇・五九）。該電更指出中國政府不遵守聯總關於善後救濟物資分配條例第一條第×項及第二條的規定，也不顧中國分署數次的提議，聯總物資仍以政治原因未分配到許多地方去，由於人民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對那些地區歧視。如果由於中國政府的繼續不能適當處理，而使聯總不能將救濟物資運到內地既需要而又能保證收到的地區去，則雖屬合理亦屬不幸。又據八日大陸報載：聯救總署不久將派員來華代替雷氏的工作。

前動委會同仁
電唁李公樸家屬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前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續範亭、程子華、南漢宸、郭任之、武新宇等聞悉李公樸先生在昆遇害，以在二戰區同事之誼，特電李夫人張曼筠及諸家屬弔唁。

歡宴由新歸來諸同志
中共中央辦公廳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中共中央辦公廳於昨日下午五時設宴招待由新疆歸來的馬明芳、楊䒢華等一百二十九位同志。席間，全體同志均紛紛起立舉杯敬祝毛主席朱總司令身體健康，毛主席、朱總司令亦舉杯慶賀出獄同志勝利歸來。徐特立、蔡暢等同志均分坐各席，與出獄同志把盞暢談。宴畢舉行歡迎晚會，首由朱總司令致歡迎詞，他希望一百廿九位同志好好保養身體，繼續爲黨工作，熱烈掌聲中張子意同志代表全體出獄同志致答詞，這位二十年來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張同志今年四十二歲，大革命時即參加湖南農民運動，內戰時期歷任紅六軍團、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因四年來在獄中備受磨折，面目消瘦蒼白，可是目光炯炯有神，音調高亢有力，他敍述他們「爲孩子久離家鄉，而今回到慈母懷抱的愉快心情」後說：「我們現在足以告慰大家的，就是我們始終站穩着共產黨人的立場，不爲敵人威脅利誘所動搖，我們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從未間斷在政治、思想上的學習。」他代表全體出獄同志衷心感謝黨中央對於他們的關心與愛護，並向黨宣誓：「我們要永遠爲新民主主義事業與社會解放事業流盡最後一滴血。」詞畢由平劇上演「三打祝家莊」助興。

滬民主界召開非常會議
要求嚴懲昆明暗殺案兇手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塔斯社上海訊：中國民主界領袖李公樸於七月十三日在昆明被特務刺死，此事在民主同盟方面與上海文化界人士之間引起極大憤恨。上海民主界領導人舉行非常會議，在會議上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嚴懲兇手，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文匯報載息：李公樸臨死時，遺言友好爲中國民主化而鬥爭。大公報及其他國民黨報紙對李公樸之死，則閉口不言。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中央社昆明訊：李公樸遺體昨日入殮，定明日在雲南大學醫院火葬。

聞一多略歷

聞一多現年四十九歲，湖北人，畢業清華大學，留學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專攻文學及西洋畫，得芝加哥大學文學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授兼教務長，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青島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長，國立政治學校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北大燕大講師，西南聯大文學系教授等職。聞氏爲全國著名文學家，中國古代文學權威研究家，生平著作甚豐，對新詩創作尤多，其「死水詩集」傳誦全國，並曾將中國詩譯成英文，將莎士比亞詩譯成中文，對中外文化交流貢獻甚大，許多文學批評家咸認聞氏爲中國第一流詩人。抗戰期間，聞氏任教西南聯大，致力救國運動，聲望極高，爲昆明民主運動領導者之一。聞氏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深表不滿，一九四四年湘桂淪陷後，行都當局粉飾太平，號召青年奮起救國，爲此一度被當局下令解聘。抗戰結束後，聞氏爲中國獨立和平民主繼續奮鬥，奔走呼號，致遭國民黨法西斯毒手。

上海學生再次呼籲：
內戰決不能再打了
根據政協決定趕快實行民主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滬訊：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頃發表「爲時局再呼籲」宣言，要求無條件停戰，實行政協決議。宣言指出此次赴京請願的人民代表在[illegible]之後，仍繼續努力完成任務，這是應該引以爲光榮的。並稱：「人民代表的血沒有白流，因爲今天誰也不再敢公開宣佈戰爭；人民代表的血沒有白流，因爲他們得到了全中國全世界千千萬萬的愛好和平者的同情和憤慨，增強了人民爭取和平的力量。」宣言堅決表示：「內戰決不能再打了，人民沒有飯吃，我們學生也沒有書讀了（下學期失學人數[illegible]計，大學是三四十萬），和平一日未得，我們一日不停止努力。」最後重申如下要求：（一）國共實行無條件停戰；（二）誠心誠意談判，互相讓步，互相尊重；（三）根據政協決定，立刻實行民主政治；（四）停止[illegible]宣傳，終止一切對人民的暴行；（五）要求馬歇爾特使按照中國人民的願望[illegible]停。

救濟物資在中國

根據各地報紙消息，聯總運華的絕大部份救濟物資，並沒有落到饑困的人民手中，却爲國民黨內腐敗官吏所中飽竊盜，甚至被好戰派利用爲擴大中國內戰和饑荒的工具。

有勢力的官吏們，用各種的辦法吞蝕救濟物資。在這些物資運到需要地區前，往往即告失蹤，單廣東一地，前後失蹤的救濟糧食就達一萬多包，包括三月間「失掉」的幾千包麵粉，五月間「吹到海裏去」的救濟麵粉三百包，六月四日「沉船」的五千包救濟米，同月九日在香港「失盜」的救濟米四千包。一位記者曾寫過：「上帝呀！這樣大的風，爲什麼不連救濟官吏也一起吹走？」

公開的或偷偷的盜賣是又一方法。到六月下旬止，國民黨政府「行總」藉口充作救濟行政費，在上海擅自出賣的救濟麵共達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噸，佔全部運滬救濟麵二十萬零八千噸三分之一強，此外，並售賣小麥五千五百五十六噸，牛皮一萬五千噸。運至各地的物資如西裝、高跟鞋，在北平、開封、湖南等地都被官吏們以「災民用不到這些」而拍賣了，但拍賣所得，均都裝進了他們的錢袋。至於救濟麵、救濟米在長沙，則在災民領到以前，早就以三百元一斤的代價源源流入大飯館與堆棧。在江西，連大公報也說：「除極少數外，都賣給商人了，變成了有米吃的富人們的餅子、雞蛋糕、小籠包子……一類的東西了。」其他如頭、溫州，救濟食糧都在市場上出現。

經過層層的「過濾」，就算還有小量的「剩餘」，救濟品發下去吧，也還有重重弊端。青島的救濟衣鞋是專門分給小姐少爺們的，廣州的饑民往往領不到米票，另外却有人就拿了廿多張米票的。在湖南，五月間，聯總外籍人員看到發賑時饑民擁擠，主張直接發放，派人下鄉監視，可是等急賑隊走後，各地縣政府就迫令受賑者把賑款繳回，或藉口重新分配，把這些賑品再榨出來，實際發到災民手裏的數目是微乎其微的。湖南的祁陽，每月每人領不到半斤麵，廣東高要直到現在災民每人只領到了八錢米，而槍桿子却天天下鄉追糧索款，迫使他們繳出無數倍於此的糧食，直到變田變產賣兒鬻女。

救濟物資成爲官僚們發財致富的對象，成了他們囤積造災的工具。廣州前鋒日報在「揭穿人爲米荒的黑幕」一篇社論裏說：「米價一放，麵粉一發，運米一出，米價只有高昇而無下降，此種黑幕，決非一二商人所能做作爲，當然大有人在。」正因如此，許多地方那些不知羞恥的人們公然展開對救濟物資的爭奪戰，六月間，湖南省參議會熱烈討論「重新確定救濟標準」，某參議員說「這是討論分臟」，甚至湖南行總救濟分署副署長也承認在組織「急賑隊」時，國民黨三青團、縣政三者之間，你爭我奪，把急賑工作抓到自己手裏「這事情就好辦了」。老百姓看慣了這一套，所以在江浙一帶稱國民黨的救濟署爲「救己署」，湖南則稱爲「救濟救濟署。」

最嚴重的，是國民黨內的好戰份子把救濟物資用於內戰。合衆社記者早在今年二月廿五日就報導過中外反動派「對救濟總署安排陰謀」，他們竭力反對把救濟品特別是糧食運至山東解放區，公開告訴聯總工作人員，他們「要利用救濟品打通膠濟路」。今年四月間，由上海運鄂的兩萬石救濟糧亦被公開宣佈移作軍糧。而六月中在廣州查獲的四千二百包聯總米，清單上明明注着係供陸軍第五十四軍軍用。運到蘇北海州及山東聊城、河北永年等地的救濟粉，竟供給偽軍，致海州曾激起五月十四、十五日近萬災民的搶糧抗爭。至於聯總物資供應內戰的財政開銷，這是不奇怪的，早在今年三月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在參政會上公開報告，要把聯總救濟物資作爲「平衡收支」的「財源」之一，正因爲這樣，救濟中國人民的物資就變成屠殺中國人民的工具了。

×　×　×

副刊

不值一顧——值得一顧

劉少白

據南京十日電：國民黨當局擅自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而國民黨報紙稱：「中共出席與否，不值一顧」云。

是了，國民黨當局蔣介石，從來對中國一切的一切，都「不值一顧」，他所「顧」的，只是他個人的獨裁，他在數十年的專制歷史中，僅僅服膺了兩句話：「順我者存，逆我者亡」，所以在他的字典中，全是些欺、詐、忌、殺之類的字，而沒有一個「顧」字，有之，則除非是有助於他的獨裁者，那怕是「非我族類」，也值得他大顧而特顧，否則，雖是他自己公表的所謂「諾言」，也不值一顧，值等於「放屁」！

但是中國的人民對於蔣介石擅自宣布召開國大日期一事，却是「值得一顧」的，因爲他（蔣）所「不值一顧」的，正是全國人民所「值得一顧」的，而況這一宣布，就是對人民所下的「哀的美敦書」，看吧！這個獨夫，賣國頭子，他爲了他個人的獨裁，就不惜與全國人民宣戰，並不惜將國家人民的一切主權利益，斷送與「非我族類」，他執行了滿虜淫后那拉氏的遺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但是眞正的炎黃子孫是絕不承認的。

仇恨與感激

（記一個閻軍士兵的談話）

工農通訊員　劉迪芳

閻軍四十二師二團士兵武正秀，在汾陽戰鬥中，他連的排長罵天才，因他打八路軍不積極，怕他繳槍，在退却時扔了一顆手榴彈炸傷他，他被我軍所俘，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傷癒後，自願參加我軍工作，今年三月他接到家信，說他家已成解放區了，他喜的簡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說這一下可解放啦！到了咱毛主席的家裏，六十多歲的老母，也餓不死啦！因家裏生活實在困難，他要求請假回家，下面是他臨走時，感謝我軍，痛恨閻軍的談話：

政委同志！我實在感謝八路軍共產黨，你們眞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自去年八月被狗日的欺騙到汾陽打自家人，又被喪良心的狗排長罵天才把我打的帶了花，你們救了我，送我到醫院養傷。我與八路軍的傷兵住在一搭，吃飯穿衣，招護，發東西都是一個樣，從沒有一個人另眼待咱是俘虜，護士們給我端屎倒尿，打飯打水，醫生親自換藥，天天問長問短，眞比親生父母都好。我現在傷已全好了，精神比過去可好多了，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忘不了你們！

我恨死王八旦閻錫山！民國三十三年，他就在孝義和敵僞勾結在一搭，組織什麼「兵農合一」，三個壯丁編一組，抽兵時就捻紙球，我該倒楣，可巧把我抽上了，我媽失聲痛哭，多次哀求饒命，閭長說：「這是『民主』決定的」。從此我就給狗日們當了兵。

我們每人一天只發給十二兩小米，油鹽菜一概不管，一次我說不夠吃，排長就破口大罵，說你是牛肚子，難也不敢吭氣了。在隔縣××村，排長教我出去偷老鄉的穀草，我想怎能偷人？他說偷不來就要受處罰，沒法子咱只得服從命令，晚上我提心吊膽的偷回幾十斤穀草，他說：「爲什麼不多偷一些？」又說「當兵的還怕老百姓不成！」但我想着總是良心過不去。……

要不是八路軍救我和我的一家人，那有今天的光景，現在我先回去看一看家裏的情形，如果家裏能過活，我馬上就回來，但不知你們還要不要我。——我對他說：「那有不要道理，我們更歡迎你，不過你家裏很困難，可以回去照顧老母，在那裏也可參加革命工作。」他感激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他說：——政委！你把我的村子和名字記下吧！我回去後一定要參加民兵，和閻錫山那頑固坨且拚命，給人民報仇。我永遠忘不了我再生的父母——毛主席，我永遠跟着八路軍共產黨走！

鋤草歌

劉家溝來一道溝，
莊稼長得綠油油，
今年苗子出得好，
趕緊鋤草不落後。
鋤得勤來鋤得淨，
糜扎兩耳穀搜針；
苗子稠開莠鋤淨，
莊稼長得越上勁。
鋤得好來鋤得細，
根底團上七分堆；
鋤頭口裏有雨水，
根深葉茂穗子肥。
變工隊來眞眞好，
大家拾柴火焰高；
你一鋤來我一鋤，
人多手快很差熟。
水有源頭樹有根，
莊稼愛的勤勞人；
只要工夫下得深，
莊稼不瞞苦心人。

老貓杜洛非

（俄國民間故事）

有一隻肥胖、碩大的老貓，名叫杜洛非。牠的肚子就像海水泡沫一樣的白，全身棉獸的就像海棉。而眼睛，杜洛非底那雙眼睛，就像到教堂行彌撒的警察鑪長肚上的金鈕扣。說到老鼠，自然，老貓是吃老鼠的！而且是成天的大吃特吃。老鼠明白了杜洛非底脾性，就住在自己的洞裏，再也不出來。老貓從此就只能吃素了。老貓吃不到肉就一天天瘦起來，瘦的就像兩片乾木柴。是需要再好好的動動了，你看，老貓也想到了這個。牠爬進火爐裏，把肚子染成黑的（註），又爬出來，走到台階上，俳徊着，沒精打彩地，臥下來。一個小老鼠從牠身旁跑過，是一隻漂亮而豐滿的老鼠哩！牠叫史潘民卡。牠看見老貓的黑肚子，就問道：

「喂，杜洛非，你的肚子怎麼變成黑的呢？你修行吃齋了嗎？」

老貓回答道：

「我吃齋了，親愛的，我吃齋了。」

「那麼再不吃肉了麼？」

「不吃啦，親愛的，再也不吃啦！」

「也不捉我們了嗎？」

「可不啦，親愛的，我再也不捉你們啦。」

史潘民卡跑去了，見了別的老鼠就叫道：

「娘兒們呀，姐兒們呀，老貓修行吃齋啦！肉也不吃啦，再也不捉我們啦。玩耍去吧，走，跳舞去吧！」

好，牠們出來了。圍在老貓的身旁，跳着，舞着，而老貓的兩眼瞪着，瞪着，就跳了起來。啊，把史潘民卡抓住了！瞧，把牠的肚子也咬開了！啊，老貓竟吃起老鼠來了。

史潘民卡叫着：

「杜洛非，你是怎麼啦？我是肉的呀？有腥呀，你不是吃了齋的嗎？」

「有腥氣，沒關係。我反正是大慈大悲的。」

就那樣吃着，一直吃到細細的尾巴上。

（註）俄國的牧師是穿黑衣服的。

（郭佩[illegible]譯）

我的一段痛苦經歷

（閻錫山學校生活回憶）

陳良柱

一九三九年，我十五歲了，到了閻錫山開辦的民中（後改名民大四分校），和我同時被閻錫山假抗日招牌騙去的青年有三百多個。

當年夏天，學校就不準我們和校外的人來往，一班有一個特殊學生，監視同學們的行動。學沒每天講『勞物學說』，一起床就是晨會，早操，晚上又強迫討論閻錫山的『學說』，我們從此沒有了思想的自由。

這時抗日言論，一點也沒有了，反共成爲專門的中心課目，政治主任張蘊富公開的說：「現在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我們要從新認識敵人是誰，蔣委員長閻司令長官的『曲線救國論』要鑽心研究，救中國不一定非打日本不行，大家只要跟上閻長官走，就有前途。」回想起來，這就是日閻勾結的自白，當時很多同學不顧槍斃威脅，拚命逃跑，高中隊一天跑了十幾個，追去的人也跑了。南移途中，初中一隊就跑了三十九個。第二次學校又南移到臨縣的化林村，突然一個晚上緊急集合了，逼着我們黑夜白天的走，和我們年小的同學，常常跌落崖底，跌得頭破血流，但匪徒們用鞭子打着我們走。

沿途軍隊刁搶很兇，老百姓稱爲官土匪，有一次初中二隊隊長劉鶴鳴刁搶一家老太太的一包衣服，那位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呼天喚地，號啕大哭說：「這是我的老衣，死也不能拿走！」但是他把老太太一腳踢倒地上，挾上包袱揚長而去。

當時，離石大武鎮，都是敵人據點，但閻錫山的軍隊暢行無阻地通過了，我們才恍然大悟，閻錫山的抗日招牌在我心裏撕裂了。趙承綬的騎兵，安全地通過大武南下了，命令我們學校退回去駐史家溝村，夜雖然是漆黑地，但我的心反而活潑了，我們再不能坐聽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冒着死的危險，一百五十個同學，還一夜逃跑了一百多。當大家跑出危險圈，坐在一個山溝裏喘息時，才敢暢談閻錫山勾結敵人，殘害青年的罪行，我們相隨一起的三十多個同學，都流淚啜泣了好久，才握手分別，各奔前途。從此，我回到了民主自由的故鄉——保德。

大路長

谷岩

一條大路長又長，
駝騾鋼鈴響叮噹。
千車糧食千車布，
千車募來的棉衣裳。
問車兒要到那裏去？
口外百姓有飢荒，
千里鵝毛禮義重，
表表解放區百姓好心腸。
萬水千山路途遠，
天涯兄弟心一樣，
你若問這是誰的話，
毛主席朱總司令好主張。